

东西问 | 田飞龙：为什么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里程碑？（上）



“九二共识”达成后，次年(1993年)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成功举行会谈。图为“汪辜会谈”历史性时刻。中新社记者 贾国荣 摄

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去年11月，中共中央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并将“九二共识”纳入其中，作为两岸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中国原则正是“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也是反制“台独”及外部干预势力的底线依据。而“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里程碑，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共识，“共谋统一”内含其中。寻回并维护这一共识，两岸一切既有和平发展成果才能有效延续，和平统一最终目标才能有序达成。

“九二共识”的客观性与规范性

台湾问题，从性质上看，属于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也是中国国家建构与现代化发展问题。

在大陆构思针

对港澳台问题之战略框架的过程中，对港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与对台湾的“一纲四目”逐步形成，构成“一国两制”方针的早期探索和雏形。但限于两岸敌对情势和外部性的美苏冷战格局，这些构想并未转化为具体的谈判成果和制度现实。20世纪80年代，“一国两制”方针首先应用于港澳并形成具体制度成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成为对台工作的原则性框架。

90年代初，两岸高层回应民众和平来始的强烈诉求，开始从“事务性协商”的范畴开展一种颇具中国智慧的协商谈判模式，即授权民间机构开展专项事务性协商，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两会模式”由此成形。两会协商机制是两岸关系制度化协商的重要突破，现行的两岸20余项协议广泛惠及两岸民众来往

的便利和权益保护。但作为被授权的协商机构，两会在工作接触和文件表述方面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如何表述两岸关系及两岸机构协商的政治性质。这里就触及了一个中国原则问题。

在“同大于异”的政治基础上，经过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多次正式会谈及交换官方文件，最终确定了“九二共识”的口头表述方案。无论是存档的历史文件，还是亲历谈判的参与者，均有着充分的证据证明“九二共识”的客观性。否认“九二共识”，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范畴“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也是“台独”主义的底线挑战。

在海协会与海基会达成的“九二共识”口头表述方案中，海协会的版本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基会的版本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

这两个版本是两会协商的最终版本，并在海协会致函海基会的最终文件中

同时列出作为权威的文本证据，海基会复函未表示异议。这表明：其一，有关“九二共识”的两会协商及两岸公权力机关的审核同意程序是完整的，“口头表述”也是双方同意的默契形式；其二，两个表述版本不存在原则性分歧，对一个中国具体涵义的认识差异不影响对一个中国本身的大原则的共识；其三，“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即一个中国原则和共谋统一原则。

割据、“台独”与外部干预的危害

民进党自2016年“全面执政”以来，可谓全面背弃“九二共识”，全面开展“去中国化”的经济离岸和政法隔离操作。在国际化路线上，民进党则采取了“一边倒”式的亲美政策，

背离联大决议及国际社会共识，妄图依靠美国支持在国际空间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事实，从根基上破坏一个中国原则。2021年10月，蔡英文公然提出“两岸互不隶属”论，直接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核心意涵，其观念“台独”和法理“台独”又进一步。

与岛内的割据化、“台独”化形成互动，美西方势力的干预行动持续升级。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倒退和“切香肠”式的深度干预，是“九二共识”及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最主要威胁之一。美国通过专门法案支持“台湾国际化”，策动盟友“挺台”及在国际空间制造台湾的“准国家”形象与定位，模糊化“一个中国”的国际认知。



2016年，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赴金门和平纪念园区，与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的遗孀辜严倬云等人一起敲响和平钟，期许两岸关系继续和平发展。中新社记者 郑巧 摄